

平凡生活在文字里闪闪发光

——“2024三晋女书”系列丛书研讨会摘要

近日，山西省女作家协会在太原举办“2024三晋女书”系列丛书研讨会。这是该协会组织出版的第六套会员丛书，包括太原市任爱玲的《时间向远方延伸》，晋中市孙玉芳的《余晖集》、曲金的《我见青山》，吕梁市蓝雨的《琐碎之蓝》，临汾市荀莉的《关子爷河》，运城市孙云苓的《给时间一点时间》、张星芳的《仰望星空——张星芳文学作品集》、侯蔷韵的《草木之履》。今日本版刊发研讨会与会者评论摘编。

——编者

孙云苓诗集《给时间一点时间》： 生命温度与心灵轨迹

山西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柴然

孙云苓用四十年时间证明了一件事：诗歌就是她活着的方式。母亲离世后整整一年的钝痛，最终沉淀为组诗《岁月陶瓷》上细腻的冰裂纹。三年后在《诗刊》发表的这组诗，像是把心淬炼成了艺术品。她擅长让日常物件开口说话。那个装着童年诱惑的竹编小筐、祖父的铜烟袋，甚至母亲用过的老绣片，在她的诗里都成了时间胶囊。你会发现，她收集的不是古董，而是凝固在物件里的亲情时刻。

读云苓的诗，最珍贵的是她的坦诚，不避讳写丧母后的崩溃，不美化养病时的脆弱，正是这种真实性让诗句产生了药效。她说“用诗歌安顿灵魂”，绝非矫情——那些见证过生命至暗时刻的诗行，确实具备特殊的治愈能量。

曲金诗集《我见青山》： 以诗意解读地理密码

山西省女作家协会副主席 孙云苓

《我见青山》是一部以抒写田园风光为主、集古诗与现代诗歌为一体的诗集，读者可从中体会到曲金是在用诗意解读深爱着的故乡的地理密码。其题材涉猎广博，内容涵盖丰富，表达见人见物，独具艺术角度。作者给我们带来了旧体诗的美感和韵味，也带来了现代诗的朴素自然。作者在倡导和实践着通俗易懂的诗风，注意首尾的完整性、讲求构思的巧妙。

《我见青山》内容丰富，天文地理、人文历史、风物人情、亲情爱情、友情乡情，作者都演绎得玲珑剔透、气韵十足。旧体诗韵律工整，出词讲究，师古而不泥古。现代诗不仅有扎实的生活体验，文字亦有张力，有嗅闻山清新之感。

荀莉长篇小说《关子爷河》： 流往岁月深处的河流

临汾市作家协会主席 张行健

作者赋予小河丰富的人生含义，而小河也给予作者灵动和聪慧、宽厚及慈爱、柔韧与毅力。当然，还有艺术感觉、文学悟性、敏锐的文字穿透力和人性深处水滴石穿的执着。

关子爷河两头，是吕梁山深处两个小村落，关子爷河将它们联系在一起，是地理概念上的联结，更是亲情血脉上的纽带。作者将细节点缀在每个情节里，人物在情节的河流里一个个浮出水面，在两个小村落中演绎着各自的人生剧目和命运途径。

荀莉在小说开篇中写道，多年之后，风沙袭来，掩埋过往，能活着走过来的，只有河和河两头的古村，它们静静地躺在时间的深处，任人们去念，去淘，去猜。文学也如同我们当下的日子，被时代的潮水催涌着，一起朝了深处流去。

当代诗歌的进与退

周瑟瑟

当代诗歌面临进与退的两难处境。进的步伐似乎很快，但退的步伐从没停止。记得是1985年，我写下了《穷人的女儿》那类少年的抒情唱诗，干净如水，朴素如草。35年过去了，我发现一位诗人最早的吟唱决定了一生的方向。我认为干净与朴素是永恒的诗歌精神。当代诗歌的进与退主要体现在诗歌精神的巩固与后退上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中国诗人开始了群体性的词语写作、口语写作、叙事写作。词语写作经过20多年的演变，现在进入了休眠期。口语写作生命力强盛，直面生活的勇气构成当代诗歌精神的重要部分。叙事写作则分散与渗透到所有类型的诗人的写作里，形成了当代诗歌坚实的底座。

当代诗歌是有遗产的。每一位诗人都生活在过去的诗歌影子下，每一位诗人的写作都是遗产式写作。我所要强调的是诗歌个体力量的形成与扩散相当重要，只要有十年的游离就丧失了持续下去的可能，而不专注是当代诗人最大的问题与困境，是导致当代诗歌退步的主要原因。

退步式的写作意味着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，很少有人抵抗得了诗歌功利化的诱惑。不能构筑清净的诗人内心，就不能有任何进步。这是铁定的事实，所有嬉闹、玩票的写作都转瞬即逝，所有倾向于本质意义追寻的写作，都将有所收获。

双塔

太原日报

一拿起这本厚厚的书，我就想起了它的作者、已逝的著名作家陈忠实的那张面孔。粗糙多皱纹的脸、黝黑的皮肤、凌乱的头发，仿佛四季轮换的风雨、人世间的沧桑、历史的风霜，都浓缩在了这张脸上。这又让我想到北方沟沟壑壑、层层叠叠的黄土地，想到那一个个或坐于山顶、或卧于山腰、或伏于山沟河边的广袤的中国乡村，想到这些乡村或村边或山腰或河边的祠堂、庙宇和观庵，想到过去那些一年四季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广大的乡亲们。

小说家米拉·昆德拉说：“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。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：‘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复杂。’这是永恒的真理，但在那些先于问题并排除问题的简单而快捷的回答的喧闹中，这真理越来越让人无法听到。”而《白鹿原》恰恰就是一部几乎总括了新时期文学全部思考、全部收获的史诗性经典小说。它最可贵的文学特点就是复杂性，它深刻地写出了历史的复杂性、文化的复杂性和人的复杂性。正如一位读者所言，并不是因为你要退出历史舞台，你就显得丑陋。并不是因为你走在时代的最前面，你就是善良。历史是复杂的，时代是复杂的，人物是复杂的。这就是这部作品最大的好处。

当富家子弟鹿兆鹏把一块白生生的东西放在穷人子弟黑娃的手里时，告诉他这是冰糖，能吃。“黑娃把冰糖丢进嘴里，呆呆地站住连动也不动了，那是怎样美妙的一种感觉啊：无可比拟的甜滋滋的味道使他浑身颤抖起来，竟然哇地一声哭了。鹿兆鹏吓得扭住黑娃的腮帮子，担心冰糖可能卡住了喉咙。黑娃悲哀地扭开脸，忽然跳起来说：‘我将来挣下钱，先买狗日的一口袋冰糖。’”这就是上世纪初一个乡下穷人对一块冰糖的感觉。这让我想起了过去我们村里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晒太阳的老汉们，想象过去皇帝每天在吃什么，有的说是一天三顿饭都是吃白面疙瘩，有的说是一天三顿饭都是吃黑肚肉。小说写出了贫苦的人们对生活的深切感受，写出了不同阶层生活滋味的不同。

过了几天，鹿兆鹏又把一块叫水晶饼的点心放到黑娃的手里，黑娃“觉得身上又开始战栗，而且迅速传导到全身。他咬一咬牙把那水晶饼扔到路边的草丛里去了”，这让鹿兆鹏惊呆了。因为水晶饼对他来说也是稀罕的好吃的，他省下一个来给黑娃吃是因为他们是一起玩耍的好朋友，没有想到黑娃却如此对待。“他一把揪住黑娃的衣襟：‘黑娃，你狗日的给我捡回来！’黑娃一伸手也揪住兆鹏的领口：‘财东娃，你要是每天都能拿一块水晶饼和一块冰糖来孝敬我，我就给你捡起来吃了。’他随之突然气馁了瓦解了：‘我再不吃你的什么饼儿糖了，免得我夜里做梦都在吃，醒来流一摊涎水……’鹿兆鹏松了手，似乎也战栗了一下，就把一只手搭到黑娃的肩头拥着走了。”这两个独到而典型的反差极大的细节，写出了鹿兆鹏和黑娃两个人极其复杂的心理，同时也写出了人的复杂性、时代的复杂性、历史的复杂性和人的文化背景和阶级背景的复杂性。

《白鹿原》的人物都是复杂的。黑娃穷得逃出乡村当了麦客，和一见钟情的地主小妾白小娥私奔后，当了土匪，后来率部起义，加入解放军，肯定是复杂的。白小娥和黑娃向宗法文化的挑战，是来自人性本能的挑战，代表的是乡村底层的反抗，他们反抗的是压抑人性的宗法伦理和阶级不平等，当然是复杂的。白鹿原上最后一位族长白嘉轩是复杂的，他既是宗法文化的捍卫者，但同时又是用宗法文化杀死白小娥的领头人。最后一位忠心朴实的好长工、黑娃的父亲鹿三是最复杂的，是他亲手杀死了白小娥。鹿兆鹏和白灵是最早一批通过社会运动改造文化传统的人，当然也是复杂的。所以，一切都是复杂的。

再读《白鹿原》，还是让我觉得米拉·昆德拉的话说得有道理，“每部作品都包含着以往的一切经验”，而不能动不动就把“时间简化为仅仅是现时的那一秒钟”。他说：“简化的蛀虫一直以来就在啃噬着人类的生活。”“人的生活被简化为他的社会职责；一个民族的历史被简化为几个事件，而这几个事件又被简化为具有明显倾向性的阐释……”所言极是，而现在有些文学的艺术方式不正是如此吗？而他坚定地认为：“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，乃是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。”我觉得，此言更是所言极是。

经典漫谈
(76)

事情比你想象的复杂

——再读《白鹿原》

马明高